



天
大
學
印

新
學
堂
印
一
號
翰
怡

新
學
堂
印
一
號
翰
怡

重刊感應篇叙

韋子寅先生懷友詩叙

樸艸叙

寓葑近詩叙

車子詩文序

楊子全集叙

送胡伯聘還廬陵序

朱子蕃悼仁詩叙

施偉長爾雅叙

王雪州近稿叙

李工部金漳詩叙

徐蔚子詩序

湘水玄夷序

楚滙詩叙

鄭圭甫詩文叙

謝子秦遊序

賴吹萬明倫典則序

石齋詩叙

瞿天門搜遺詩叙

松臥園詩序

卷二

客簷初集自序

山書自叙

詩餘自序

五芝亭詩自叙

溪上詩自叙

山書自叙

古文隨筆叙

看麓入股叙

月廊詩引

我法詩自序

窮雨吟引

病吟引

月廊二集自叙

近詩自叙

制義自序

燕游艸自叙

應世詩自序

秣陵流寓放言詩自序

三昧詩自叙

譚德音尼雲舫詩叙

冬尋艸引

友聲詩引

二楊詩叙

曾豫良楚游詩叙

語松詩引

谷聲序

王穉潛詩序

易無畫近詩叙

易無畫時菴叙

題陳坦山花月詩

華首門叙

雷簡叔詩叙

卷三

家譜序

以詩存春秋序

于慧男鹽稿叙

題張鹿床詩後

唐質生秋濤寒雨詩叙

冬夜旅集叙

張讀霍詩叙

陳白雲先生詩選叙

譚德音禪姻合傳叙

程子周詩叙

碧泉詩叙

玄鑑詩叙

陸子璧畫叙

澧州汝南周氏家譜序

汪氏蘇孺人孝節序

趙允公詩序

廖子秋思百韻序

澹芬艸序

謝嶽生詩叙

陳去蕙詩叙

彭次明詩叙

百梅詩引

程介士詩叙

程生詩叙

質生朝露詩叙

唐魏子艸間十紀引

百韻詩叙

趙孝泌詩叙

李吉三詩叙

南知語錄彙刻叙

何氏家譜序

卷四

安鄉修建學宮文

壽安鄉林鐵山明府文

送邵陵司李內召

邵陵司李父母雙壽

祭繼室周氏

顧濂宗墓銘

祭洞門趙中丞文

祭趙洞門先生文

祭趙友沂文

趙洞翁墓誌銘

祭中丞公母夫人

吊康小范

吊馮樸公

吊蔡江門司李

祭石浪秋

祭趙太夫人文

壽邑宰文

壽邑宰文

卷五

重建櫺星門碑記

鳳竹莽碑記

武昌觀音閣記

海月菴記

客鹽官記

望山記

紀行

施愚山先生鷺洲講學記

袁家渴記

朝陽巖

鑿谷

愚溪

雞冠山

新巖

昭慶寺以下浙游雜記

寶石塔

棋盤山

孤山

數峯閣

湖心亭

淨寺雷峯塔

錢越王廟

放生池

龍井

一鉢泉

包庄

三生石

靈隱

飛來峯

水樂洞

虎跑泉

理菴

煙霞石屋

愚菴

西泠五聖

岳墳

雲居寺

立馬峯

觀潮

雜記

芝陽圖經為蔡彦伯書

名泉記

南園像記

重修玄帝行宮記

夢雪堂記

七襄記 青原記

卷六

討借賦

焚裘賦

驅愁賦

客問一

客問二

客問三

客問四

小引

題陳則梁海月莽公據冊後

余為作莽藏圖

為范潞公寫七松圖題之

題畫卷寄堵牧游先生

戲題畫贈李頰

長兒畢姻啓

昔八月

又親母

招林鐵山明府啓

題于慧男方大畫卷

題趙孝泌臨蘭庭本

題蔡遐宣卷

題于司直誅辭後

卷七

弋山人傳

道士沈公斐傳

節和尚傳

車叟傳

四代祖世玉

三代前川

大父正齋

大母張氏

父荷雲行狀

附先君降乩

母萬孺人狀畧

馬大姑

叔命升

長兄忠渾

次兄蒙

髮妻周氏銘誌

附哀詞

言念

又代岳母

叔祖莘衡

叔長蔭

卷八

懺心寺募疏

鳳竹菴修像疏

募刻法華寶塔疏

鳳竹菴修造疏

題所畫秋山贈養牛和尚

清淨菴募引

孟蘭疏

東嶽祠引

靜如疏

題定水印冊

持敬菴募疏

嶽僧一宗修玉堂菴疏

題畫卷贈津公

某僧戒衣疏

題知生往衡

慧炤募疏

最勝菴募疏

山僧募施茶疏

一公誦經疏

淡公結菴疏

起叢祖衣疏

浴佛疏

養性建菴疏

奕如北禪寺募疏

古佛蓮社疏

大悲像疏

大悲像疏

題紫荆峯萬仞冊

題浮度冊

題妙明和尚冊

募燈疏

重修福田募疏

大悲禪林疏

白蓮菴疏

送僧南下疏

題蘭石詩後

卷九

擬戰守議

辯詩

答友辯學

辭堵牧游督府辟書

寄施愚山

寄章師峩山

候魏貞菴相公

寄萬吉人督師

寄吳燕勒

寄胡此菴

上龔芝麓總憲書

寄郭天門先生

又

又

又

尹洞庭

嚴方公

夏振叔

彭橫山

東陳則梁先生

又

蕭孟昉

黃赤子

李雲田

孫宇台

吳錦雯

寄亦世兄

寄宋牧仲

杜于皇

黃九煙

韓二青

諾和尚

竺和尚

心函

東唐穉純

又

復蔣天植

史拙龍

荅劉浣松

于慧男

復易無畫

答謝叔孚

又

答尹浪僊自製簫為業
以一校見贈

張素存

顧華峯

劉小石

楊又仁

答郭幼隗

復林工宰

潘鱗長

毛馳黃

復蔣道生

又

嚴方貽

嵇淑子

唐魏子

又

又

儲嵩衡

劉杜三

程穆倩

復龍季霞

又

又

復過無過

又

朱開子

寄懷人兄

吳旣閒

李春陵

趙石君

趙友沂

了菴文集卷之一

潭州王岱山長著

宛陵施閏章愚山定

朗州彭之鳳橫山校

陳則梁先生个亭全集序

天地何所窮際乎曰無無窮際皆水也水何所窮際乎曰無無窮際皆海也海何所窮際乎曰無無窮際皆文章也何以明其然也夫湘吾知其清也漢吾知其廣也江淮吾知其浩遠也黃河吾知其千里一瀉也洞庭吾知其萬頃不測也至于海吾則不知也海



之大不知其幾萬里也六合以內則北極于燕南極于滇齊粵之東閩越之西迄關而中無非海者六合以外則五行所屬四部所總天地不蒲之野燭火不炤之鄉無非海者未足以盡海也余之觀海于鹽官也觀其涯蕩然其水浩然猶夫雲夢河漢也忽然而潮倏然而汐風水觸聲雷鬪電擊山島捍拔日月滅沒四顧失色乃始向余之不知未始有知也鹽官其小者也土人曰秦駐以內非海也海之餘也非潮汐也潮汐之餘也潮至八月始壯一歲之中數千變焉一月之中數十變焉一日之中數變焉其來去也無

時其大小也無限隨月盈虧與時消息蜃氣爲市鱗風爲颶一嘯而水立者千丈漂沒不知其抵是海之變又不知其幾萬態余益四顧失色不已乃始向余之未始有知者之未有窮其變也海之變其小者也始余之與則梁陳先生交也知其爲人也不知其爲詩也知其爲詩也不知其爲文也知其爲文也不知其文之變也先生之文數十卷譚天譚經譚史譚易譚詩譚經濟譚天下事譚玄釋部譚天主法以至詞賦碑銘傳記序說讚頌六藝瓊雜百家佐誕無不伐髓吹毛夫經吾知其典也史吾知其實也子吾知其

博也禪玄吾知其精渺也先生之文也典則經也以爲經也忽然而史實則史也以爲史也忽然而子奇恣則子也以爲子也忽然而禪玄精渺則禪玄也忽然而百家恠誕則百家也忽然而眼前布粟以爲方之內也忽然而方之外以爲取精于古也忽然而取裁于心初讀之變再讀之變時時讀之變不已其四顧失色乃始向余之未始有知之未有窮其變者不獨海也夫海之生先生也耳目異乎人膽識異乎人精神異乎人使之歷萬變而未有窮先生之處海上也探其實藏窮其淵宏歷其幻恠其文亦使之歷萬

變而未有窮觀海者觀先生之文而已觀先生之文者觀海而已不知先生之文者不知海而已不知海者不知先生之文而已不知先生之文與海之變與爲何所窮際而已了菴子曰天地何所窮際乎曰有窮際皆海也海何所窮際乎曰有窮際皆文章也余于無有窮際中爲有窮際則請以海上陳先生對

施愚山先生詩叙

宣城施愚山先生詩名在海內爲操觚家所傳誦近
官湖西昌明絕學以斯道爲己任一時名儒真士翕
然宗之又何俟余言爲贊頌也哉然余之不能已於
言者正以先生之名人所共悉先生之詩人所共見
至於先生之所以用力於文章學術者又非一二淺
人所能窺測也何也今天下聲詩日盛風雅日衰修
詞者流於膚率筆者流於弱以叫囂爲悲壯以飭餽
爲典麗所謂古人精神格調百無一焉先生破萬卷
書友天下士虛心而實腹又能躬行實踐學道有得

偶借詩以淘寫其芻次皆發乎性情流於肺腑每
下筆伐毛吹髓務去陳言不肖以一字近乎今人不
肖一字貌乎古人故其詩清至無痕澹絕煙八中和
且平讀之使人躁平而戾釋雖長篇縱筆波瀾老成
亦奪供奉拾遺之席是以詩爲真寄不以詩爲言筌
豈操觚者所能窺測也哉先生督學山左有觀海集
茲官湖西又有近集夫天下之周流六虛而不窮者
莫如水蕩而爲湖放而爲海其千谿萬壑爭歸焉以
其大而善下也先生道大能容遇物平恕一枝一能
皆心折口誦皇皇如不及亦如湖海之不擇細流焉

宜天下之所以望洋移情而莫能涯涘矣

吳錦雯文集叙

山之奇者嶙峋嵯峨幽深禿兀水之奇者浩渺澎湃
寒冽迅駛獸之奇者駢角雜彩鱗炳鬣蔚草木之奇
者菌芝瘦贅盤鬱挺拔天地奇佐霧異之氣不恆有
有之產無不奇然天下之山崕嶮多嶽止居五溝洫
多海止居四狗馬燕雀多麟鳳止居二蕭艾樗櫟多
芝蘭杞梓止居十之二三夫山不奇與崕嶮等耳水
不奇與溝洫等耳獸不奇與狗馬燕雀等耳草木不
奇與蕭艾樗櫟等耳又安所稱天地霧佐奇異之氣
哉惟人亦然天下之人行屍走血緩筋弛肉與夫侏

儒支離沐猴獐鼠者遍世界而偉岸稱奇人者百不得一焉得其一必有異乎人之骨相異乎人之才識異乎人之氣數必不使比於行屍走血緩筋弛肉侏儒支離沐猴獐鼠之類必不使安榮尊富生樂考壽造物者以爲非此不足稱偉岸奇人耳同盟吳錦雯先生骨相奇才識奇氣數奇目光若炬須髯如戟氣如鴻濛太初岱松孔檜胸有慧珠火丹腸有冰霜鐵石抱伊呂之材兼由夷之行內孝外忠出經入緯不戚戚于貧賤不逐逐於富貴無兒女子柔嫵可憐之色弱冠之年讀書與身等通達今古兼備體用下筆

萬言鞭撻捷固無片語墮周秦漢魏而下浩落蒼莽沉鬱頓挫黃河之水千里一瀉太行之阪千里一折無窮兒枵腹之羞無屠酤釘餽之誚其爲詩歌以十九首之氣兼建安之雄以屈宋之騷兼謝陸之麗駕乎三唐包乎李杜不落七子竟陵習氣數十季名在海內海內人士質疑問難于其門者相接踵得其餘焰亦縣赤幟窈其殘瀋立拾紫青黃口乳臭之子亥豕不分高軒塞路而錦雯終困公車久淹棘屋和璧空傳隋珠莫剖豈非物之奇者自不與凡物等哉錦雯在山爲嶽在水爲海在鳥獸爲鳳麟在艸木爲芝

蘭杞梓正天地所以奇其生又何足恠乎錦雯刻其
近集行世問序于余夫錦雯之友多名公鉅卿獨問
序于寂寞之王子者將何謂哉其意或有取乎此也

李雲田詩序

漢上名流二十餘人自兩朝之際先後貴顯都盡其
落拓巾衫偃蹇塵土者獨朱開子李雲田兩人開子
既修文地下而歸然如魯靈光獨存者惟雲田一人
雲田才益奇窮益甚故漢上不樂走金陵金陵不樂
走晉中晉中不樂走都門行李蕭然不馳一介不告
妻子與至命駕與盡迴車其所至之地憎者妬者雖
求而名流巨公則無不奉之如師傅望之如麟鳳傾
蓋新交資車馬謀館舍以求雲田歡或有憐才小玉
解事文君亦無不聞其名而琴挑菓擲者下至屠狗

俠兒方外玄，釋亦莫不風。合雲集故雲，田之才可以
奔走海內名流，獨不能動瞋目之主司，與無心之同
學，可以傾婦女屠袂之心，獨不能免鄉里小兒之口
不知已者爲雲田，少卽知已者爲雲田，惜是豈雲田
意哉？雲田蓋以才爲天，困不然不難，與碌碌十九人
者爭功名，其淹蹇名場數十季，復顛倒頽唐不顧者，
此其故未可與一二俗人道也。凡高軒大牙赫赫奕
奕于雲田之前者，雲田皆視之如井蛙、糞蛭，其貢高
自聖、昂昂憤憤于雲田之側者，雲田視之如蠅、聲鼃。
咳下此者，又可知矣。故舉世間之虛名穢利，俱不足

以動雲田之心。雲田敝屣軒冕，自愛其鼎芥，擲千金
裝無宿橐，其馳馳逐逐若狼者，狂不過以適然之適，
寄無聊之思，卽動而得謗名，亦隨之何足爲雲田累
哉？雲田刻集命余數言爲序，雲田之詩在海內傳頌
已久，不俟余之贊贊佛者與謗佛等，直書雲田之行
事與世之所以遇雲田者如此。

李謙菴離騷箋註叙

古人無所謂著書也情深而文生文生而名立初不從名起見也故有著其書而闕其名如三百篇及十九首是也有借古人之姓名舒後人之志意如蘇李贈答之書西王母瑤池之歌是也自聲吠之徒無書而竊名并竊名而竊書遂使後世因書而疑其人因人而疑其書紛紛遍天下矣吁可勝道哉吉水李謙菴先生著書甚繁箋註者三經離騷自粲海塵飛先生迹跡遠野其書多不欲傳後客茶陵有及門得其稿轉相流播遂爲吾楚一儉父竊之因刻以行世先

生未之知也長公龍孫甲辰公車歸道孝昌遇吾鄉
夏子振叔案頭得其竊書則宛然先生原璧也箋中
每桂字卽以圭代先生欲避其先世諱註內因發明
之竊者未之解也亦如原本刻之龍孫憤且哂欲發
其覆以明先志會振叔與竊者瓜葛始力解龍孫因
謀所以重梓辯僞者問叙于余余謂屈平懷君戀國
憂讒畏譏纏綿糾結鬱抑支離自吟自止憂之所至
音亦至焉音之所至情亦至焉情之所至文亦至焉
文之所至百世麟炳與日兗爭兗屈子亦不自知也
今謙莽先生以忠悃之意悲天憫人思宗社之復墮

嗚黍離之非故又借騷以寄意畱連三復而不能已
其精神殆與靈均往來出沒于黃陵風雨湘岸煙波
之中是豈他人所得而優孟也哉然則竊先生之書
者如病狂之猱噉以蘇合之丸必將慘腹裂腸以出
安能掩天下之耳目乎李赤以已詩溷青蓮集中至
有發狂登廁啖穢而斃矧以鄙穢瞋目之夫竊以金
童僊人之語其不獲李赤之報者鮮矣齊丘生竊譚
子化書然百世下知有譚子化書而已誰復知有齊
丘生哉竊先生之書者愈以傳謙莽先生之書而已
又何訝焉

徐伯調詩序

詩之不同調也自有聲詩已然三百篇中風則多姿雅則多質頌則多奧風雅頌不同調也大風之壯垓下之悲漢詩不同調也魏武之武魏文之文父子不同調也李杜齊名一本乎天一本乎人不同調也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不同調也夫古人調異不強之同今日調不同卽攻其異今古不相及豈真逕庭哉抑所謂異同者其人非真能詩真能詩自有殊途同歸之處安有相強而相攻乎余束髮爲詩幾三十季所交詩人半天下至于詩每畧不深論一時自稱壁壘

者皆揮扇避之且議我居高而視下見余詩亦詫爲
河漢少見多恠淺者訕笑甚者呵責余方自眩惑而
不解也丙申冬在施愚山署徐伯調子從越來望其
衣冠無近代把臂語若乳之入水語至旬日不倦若
水之有源各質以生平詩則惠莊相遇而笑也向余
之居高視下者對伯調若家人父子向人視余少見
多恠者伯調亦如布帛菽粟今而後余眩惑無以解
者果可釋然無疑也夫伯調與余不同調也伯調詩
好法古余好作古伯調喜整余喜肆伯調鳴金珮玉
余服芝衣芟伯調清廟明堂余縣崖絕壑調不同而
志相樂者正有得于古人真詩而不暇相強相攻于
聲調之間也世尊上座有從眼耳口鼻意識六根悟
圓者悟不同總以得正法眼藏爲得也伯調通二氏
當自領之

顧華峯詩序

天地之氣鬱則求舒不大鬱則不大舒水行地中浩蕩無涯排爲江河蕩爲湖海由涓涓以極于渙渺人之才亦然鬱爲文心散爲華藻窮古極今莫知起落出爲經緯處爲金石余來歷下馬塵初拂卽索解人四顧茫然無有應者乃走趵突見其三竇排空水花石浪噴沫濺珠倚石而歌歌已復笑泉上之人無知之者余亦無以告也忽有顧子華峯自梁溪來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季躊躇四顧傍若無一人覽諸詩掉臂不矚及讀余句莊惠相遇笑口頓開任李低頭攢

脣無處于是把臂縱譚古今音詞清暢汨汨無涯與
泉聲相嚮答更出詩數帙觀之風起水湧山突海立
縱筆所至自成珠璣其舌端簡外煙火都消羽毛欲
化如緱氏峯頭藐姑冰雪者余不覺悟然有會也夫
梁溪顧氏累世簪纓而華峯子當此翩翩裘馬之季
宜弄柔翰于玉樹呈鳳毛于金墀乃亦東齊魯北燕
趙潦倒于車塵馬足之中畱滯于殘羹冷炙之內豈
真有所樂而爲之哉將必有大不得已于中故欲借
此東馳西驅爲埋憂寄愁之具此正余所謂天地之
氣鬱必求舒者向見之泉今見之顧子矣顧子勉乎

哉天地之氣鬱而爲子之才者行將前帝席賦長楊
鼓吹風雅與爲國華爲詞塲盛事不第林泉絕唱已
也亦如趵突之涓涓歷下者放而之滄海焉余將拭目
矣

于東海德政序

東海于公以名進士來宰潭邑二季之內潭之民
然忘旣然異終然喜躍舞蹈而歌家傳戶習不覺
快父老以岱諳諸風雅令執筆紀事彙採風謠垂之
世法岱雖不敏不敢不趨踰從事者以古道在人
可磨滅也始與二三素心編述成集或有不釋而問
于王子曰十季兵革詩書墻壁僮僕旌旄此道如土
藪溝斷不譚于世久矣吾子於風雨燐中奏其清角
毋乃創乎王子曰何爲其云創也葩經三百大祗皆
採諸風謠以登郊廟故問俗觀風者必徵諸里巷之

言下此來暮興謠五袴作頌十奇三惠莫不見諸諷
誦是役也述之不爲創也或曰有之然前此諸宰何
不聞也王子曰前此諸宰皆借篆僻邑亥豕不辨螻
蛄成風民方疾頽相向何暇歌也或曰標美示異稱
德頌功古出之民今出之上鳳凰甘露尙疑附益惑
衆矧以中材居茲末季乎王子曰有之凡此皆操觚
染翰家標榜習俗畫墨成丹取媚邑宰余束髮偏僵
耿介成性無所俛仰于世何致妄有附益以言媚人
天下之不可媚人者唯此風雅文章一綫耳豈忍隨
聲逐影恬不知怪乎或曰吾子以耿介絕俗之性不

合于時子之于侯也落落而侯之于子也磊磊無所
致其浹洽而吾子誦之何也王子曰此侯之所以可
誦余之所以誦侯向使余于侯日啣杯酒結爲慇懃
所言者皆私言也唯侯無所于譽余無所見諛其不
能已于言者此古道所以不絕于人心也卽大有忤
格于侯猶當欣詠樂唱矧止磊磊落落無所浹洽遂
已于言乎今日之家傳戶習者寧盡皆德侯之人也
哉或曰漢之循良必有赫赫耀耀表見于時龔黃卓
魯瑰異殊多侯以魚魚雅雅視官如寄若無所立異
何以能洽于民傳于後也王子曰循良之吏惻惻無

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孔子曰政惡譁而好靜也元
結謂靜以安人侯之不立異所以難也或曰子產鑄
刑書古稱遺愛有火鮮死而水多溺之喻恐侯之能
爲慈母不能爲嚴父也王子曰子產時鄭俗媻靡非
刑刷之類風無挽矣今日者譬諸病復之人元氣耗
弱參朮雖所急須若投之過驟亦至決裂須先用王
道和平之劑休復元氣然後補可投也潭戶口淪滅
力役徵求血脉枯竭民不堪命矣尙欲用苛無子遺
矣故凡侯之魚魚雅雅無所立異皆休養也或曰至
德無文至治無誦歌功贊美習俗使然毋乃疑于世

而議于時乎王子曰何必其不議何必其必疑也岱
也何足以譽人也譽不足爲侯重侯亦不藉譽重以
不足重之譽加不求譽之侯豈徒區區望信于世稱
于時乎侯以名進士居天子輦轂下豈不能延譽
于進坐取清華獨筮仕于潭之僻邑無憾無愠豈非
求其道不計其利竭其已不干于世盡于人以聽于
天者乎是侯之能盡者人也其不可必者天也不盡
于人雖倖獲過聲君子猶將耻之難必于天古聖賢
已習而安之矣又何怪乎或曰盡于人以聽于天可
忘言矣何必其錄之也王子曰凡侯之所爲可爲亂

後休復立治者法潭邑感前乎此者無其似後乎此者無其繼是以錄之著爲型典爲民請命焉或曰後此者不信將焉用之王子曰鳳凰芝艸賢愚皆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至于食物選方異味有嗜有不嗜者若梁也膾也彘也豈得有不嗜者哉則侯之政不傳一時將以信于後世也客唯而退余因筆之書

送陳逸子南北游序

二氏於吾儒行相左而道相同名相攻而實相資吾儒所譚者無過忠孝大節蔡中郎素稱純孝竟汙卓命伍員力雪父讐終累臣節蘇子卿漢麾未改而母養無終王陵戮力王家而親死難顧黨痼之誅范李首難聲名之忌謝陸同摧叔夜臥龍之名彌衡鸚鵡之句德祖黃絹之對龔勝蘭膏之焚楊子雲學貫天人自投閣下玄故難傳劉歆谷永精識洪範一經新莽學亦同汙歷閱古今莫不忠孝間虧或名全身死或身保節傷而陳圖南混沌黑甜風鑑二帝蘇門鳳

鸞清嘯全名五胡澄圖玩石虎若海鷗林公視朱門
如蓬戶其餘惠遠叅寥作詩三昧修靜支遁寄傲林
泉雪菴離騷之讀文山黃冠之求皆若沉若浮若隱
若見若恠若平終期于無傷大節而止由是言之節
故難全於吾儒而易保于二氏也此行相左而道相
同名相攻而實相資也攸水陳逸子五簋故開之陳
先生長公也陳先生登丁卯賢書戊寅歲林藍寇警
陳先生死之是時逸子年正少風華正麗才思甚宏
何求而不得乃心傷先公之故徘徊瞻顧憔悴支離
若人世間無所自安其身體膚髮無所寄其智慧聰

明者于是遍走四方思先公不得見思其所以見先
公者乃見先公之故舊師友江西李先生太虛太虛
開之公座主也開之公之感知者逸子因感之楊機
部先生黃石齋先生開之公所欲交未交者故逸子
師之趙公洞門胡公石江馮公偉公開之公同譜也
故逸子父執之其餘周公九煙周公伯孔白門之林
子茂之程子穆倩逸子皆爲開之公交之蓋逸子奔
走數千里無刻無念不思爲闡揚先世地且欲老其
才沉其識爲開之公一吐未盡豈意十季之內中原
鼎沸大業不終所志淪沮于是白骨青燐人巨城在

四方型典落落晨星逸子鵲齡失恃育于祖媪未幾亦卒李密之情哀傷骨毀齊眉德曜尋復云巨中郎有女伯道無兒逸子一腔血性四顧無非酸鼻痛齒而山野行藏更不樂溷盛世冠履决志薙髮禮足空王更逸子爲拾殘更五簋爲輔元癸巳冬且之海泛杭尋天童老人之鉢走幽燕傳趙州辨才之衣假道湘潭問津王子王子岱與有十季交見其雪笠雲瓢寒灰枯木不覺瞿然有感也夫人生誰不樂身享寵榮體披羅縠口甘鮮脆目呈珍玩粉白黛綠者克塞左右聲名達于四方勢位傾于宰宇矧以逸子何求不得之才爲繁華過來之性獨能一切謝絕甘心塵飯菜羹單衫艸屨土木形骸而不辭者豈非有見于古今之身節難全逸子故欲有以全之也耶逸子勉之哉從此或釋或儒或不釋不儒而求其所謂黃冠故鄉者皆期終保于大節以無傷生辱親爲圖南孫登諸人所笑卽可以報開之公于地下矣

張螺浮晨光詩序

螺浮先生以晨光詩屬楚了菴子叙了菴子喟然而歎曰有是哉不意當吾世而親見唐音之作也夫詩之有近體也始于唐也唐以後無唐音無唐音而益學唐音學者愈似似者愈僞爲宋爲元爲明唐音終不可見不可見而詩亡矣宋詩亡于理元詩亡于詞明之何李亡于笨七子亡于冗公安亡于謔天池亡于率竟陵亡于薄石倉竟陵之優孟雲間七子之優孟後生輩出標榜雲間貢高自大土飯塵羹餒魚敗肉合噐煎烹使人敗腸而吐胃弁雲間故步亦亡矣

螺浮公獨能挽風頽波蕩之勢爲空天昭氣之音可
敬也不獨可傳也夫唐之音清而厚俊而渾其入人
也深無削弱之色無叱咤之響今公詩有一語不清
以厚乎有一語不俊以渾乎廣大則鐘呂也幽細則
笙瑟也自然則天籟也有怡悅而遠踈戾適已性而
移人情用儲王之骨行錢劉之調者也夫余也楚儻
也何足以知詩也白香山詩時令老嫗作解公之意
將母類是余惟樂唐音之復故不敢辭于言也

四子偶課序

余之汗漫遊也始乎中州滯乎燕冀放乎齊魯吳越
而稅駕焉歷太行孟門之崎嶇嵩少泰岱之巍峩泛
黃河錢塘之浩淼觀潮碣石秦駐之間遙道乎西洽
之幽山陰之道吊貞娘和靖之魂尋公孫丘訴之聲
響歲有五更而後返焉歸休乎鷓枝千于乎蝸角塔
然喪氣臥蠶于蘭室聰塞明伏雞如木瓦競角馳逐
者之若蟻鳴床下不聞也緣有老友唐子質生提鉛
懷塹館我清溪春燈夜青竹露朝白相與游戲咕嗶
爲蠅頭之書賦小言之什與垂髫舞象者爭棗栗之

餘若丈二將軍獨絲短蕭唱曉風殘月抑忌須髯之
若戟也于是比隣素心唐子琴疊史子翼孔樂其風
而和之披我蓬蒿開我素帷相視不言啞然而笑探
懷授簡丹墨淋漓則亦埋頭咕嗶中物也噫吁嘻悲
乎哉四子者抱日星河岳之氣探狢獫洞庭之書懷
瑾握瑜處不卽勒金石傳名山爭光日月出不卽奏
羽獵前帝席麟炳國乘乃復伊哦咕嗶與垂髻舞象
者爭棗栗之餘志亦悲矣或者曰自安石來士八股
幾五七百季其間巨儒將相往往而有子與生戰國
不欲自同于秦衍然其立說進論未嘗盡戰國習而

去之則汝四人者又安事舍八股而高論哉因彙帙
付之梓

章含可詩序

詩之興也古著爲經經有五詩居其一故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禮以明等級春秋以言治亂詩以道性情然興觀羣怨貞淫懲勸往往風移俗易太史以之觀民聖人以之致治惟詩入人之深是四經之所主又皆不外詩者不惟列四經且統四經而貫之自世邇降視爲學士家言無益經世大務豈古之所謂詩哉余世誼章子含可爲騷壇老宿執山陰牛耳者數十季自乙未魁南宮出令壽光海內始易風雅之名爲吏治之名其令壽光者雖未暮季所以剔弊去

汰肉枯澤稿者不可勝紀未幾以挂誤去邑父老子
弟如失怙恃挽轅攀轍擔糧負漿不絕于道至今猶
有思而垂涕者如古之鄭僑漢之魯召不過焉辛丑
余遊歷下章子方以詩授梓且謂余曰此近詩也令
壽光無所得得僅此無所適適僅此歷諸艱辛身以
外無餘物餘亦止此余聞之不覺躍躍起舞何也世
謂詩之無補經世也久矣今章子一行作吏乃能不
困簿書不苦繁劇俗易風移化囂感頑險經九坂股
經三折不作不搖波平浪息豈非得性情之正氣厚
識沉油然以深勃然以遠愷悌入人和平神聽之所
致哉是章子吏治之卓然又皆詩之所爲也則詩有
關于經世信不誣也章子行將歷仕中外致世康平
以經濟名世庶幾與風雅之士生色焉起舞不獨余
一人也

錯和尚嶽遊州序

吾楚山之高者以百數如永陽之九嶷襄陽之太和
長沙之大瀉首禪其最著者不僅衡也楚山之廣者
以百數如鄖陽之天心周百里華容之東山百里鄢
邑之萬陽三百里嶽陽之天嶽五百里亦不僅衡也
楚山之多峯者以百數如臨湘之大雲峯七十餘衡
陽之候計峯七十茶陵之雲陽七十有一武岡之靈
山亦七十有一不僅衡也然必以衡山稱嶽者蓋天
子封禪之地其氣雍雍穆穆不以高廣衆峯與名山
爭不以靈奇秀異與一丘一壑爭而所謂高廣衆峯

千奇百秀自無不有及實覓其恠異了不可得此嶽之所以大也自有嶽以來屨杖之所躋攀筆墨之所題詠無不窮極心力思盡嶽之勝終未足以盡嶽以嶽之大不能盡亦不必盡然而尋聲逐響者則人各具一遊遊各具一記一詩其機杼如出一人一手者余曾閱天下名山記百不得一焉凡序事舖張則山川失實記遊刻畫則摹擬多痕登眺諷詠之趣勝雍穆肅清之氣滅以是副嶽去嶽愈遠甲辰冬錯和尚出嶽遊州垂示余讀之雖亦自書所見而全嶽之勝具備前此作者記若詩之美具備所謂不得以奇秀

名而千奇百秀無不足及覓其所謂千奇百秀終莫能得亦如嶽之大焉然則求嶽者不當於八百里七十二峯中求之求錯和尚之記若詩亦不當於言之繁簡句之巧拙中求之惟當領其雍穆肅清之氣而已

大易註疏序

易之爲書包古今上下自一畫開天古聖人聚精會神于此或以之治世或以之制器或以之卜筮或以之窮理或以之修性命盈天地間無一事一物能外易者漢以後諸儒如京房焦氏康節鬼谷景純之輩或得其幽微以爲推測故古人讀易數十季然後得其一知半解于一知半解中數十季然後自造淵深由宋末安石立八股業尙註疏而廢理數而朱子註疏亦以明理不專帖括也至明以下士子捷徑剽襲者并舍註疏而習塵言主者以此取士子以此應并

註疏皆糟粕矣故此註疏作而易理亦巨而制義作而註疏又巨易道何由而復興也哉余弱冠治易已卯座主恪菴章師以易起家故吾楚之以易名者多獲售有章公綱之者卽恪菴之仲弟也早季爲山陰名宿久困棘屋于是之歷下卽爲歷下諸生辛丑冬晤余乃出大易註疏命余爲叙其書近尺字皆蠅頭楷法丹黃精研集古今名註而斷以已說不背古不襲今洞中貫外贊翊經傳發易中之有補古人之無發古人之無刪今人之有其一切釘釘陳言而務去之余閱十晝夜而未忍去手于是深爲易道幸也夫

易之淪巨于帖括者數百季今公本前聖作易之心與後聖觀玩之意一起而振之其繼述擴清之功當不在朱程下又何俟余言爲傳哉且也世之所重者制菴尤重者制科每以制科之得失爲制菴之媿妍以制菴之媿妍爲註疏之可否今此書出序以久困名場之王子所謂北韓而南轍恐無以厭當世之心章子曰否易之爲書也故憂患聖人之所作不以顯而以晦乾之首稱龍也龍之變莫測可隱而可見余與子隱見未可測則是書之傳正未可測也王子曰諾是爲叙

韶山詩叙

孔門德行文章各列一科以不能兼亦不必兼也然
有不求兼自無不兼者三百篇以及漢唐宋忠臣孝
子醇儒烈士其言皆垂金石而炳日星屈騷之作後
人列之爲經杜陵之詩風人登之爲史何也其言皆
感於性情雪於肺腑詞至而義盡言近而旨遠有一
往俱深之致非學士家浮言碎義之所得擬議者也
吾季友李遜潛隱君子也自滄桑以來謝絕春明遠
跡塵市放懷山巔水涯之間雖饑寒交至喜慍不形
全身味道物我無忤萬卷雪霜一筇蒼蘚寢食以觀

古今瀟洒而送日月遇時感物短歌微吟詞以達意
不怨不尤陶然自適自行自止余讀之反覆旬日不
敢以躁心對之懼其逐于浮也不敢以怠心對之懼
其卽于玩也不敢以嘗律嘗格對之懼其馳于名驚
于時也其思沉其意摯無溢詞無淺肯腴陶潛之枯
平杜甫之憤殆三百之遺音離騷之續響與雖然人
之知遯潛者皆以其人未知其詩也考亭以人掩其
字右軍以字掩其人遯潛之詩殆以人掩者至于知
其人者不必知其詩知其詩者不必知其人并人與
詩俱不欲知是則遯潛之意此遯潛之爲真隱也

君子也

陳太公序

太上貴德其次立言言者太上之所不貴也然世固
有德厚而譽歸亦有道高而毀至者是以仁人孝子
于祖功宗德必哀思感慕思慕之不足從而歌詠之
一人歌詠之不足必使天下之人從而歌詠之以榮
於世而垂于久如武功文德聖善淑女諸篇使千載
下見其言諒其心有以感發興起是言者古之聖人
有所不能已寧獨仁人孝子之用心爲然也哉吾友
郭子幼隗才高學博行奕名芳一時能文之士無不
擔簦懷刺願與幼隗交者一日出太公陳恒翁先生

狀并詳母楊孺人行事傳諸同學徵其詩文以表揚先德于是同學爭先致言王子亦逐隊修詞自忘固陋乃幼隗更命王子弁言簡端嗚呼如太翁若母者余不文之言何足以序之而必徵諸余者亦猶行古之道也何也言者心之聲也古人言不貴華而貴實故採風之言徵諸里巷正以里巷者毀譽之所不施幽隱之所必剖也余與幼隗交有日復與之阡陌相通者十有二載太翁孺人之行事所謂日薰而月習矜式而筮祝之者其視里巷之言爲何如乎雖然太翁隱君子也楊母淑德也觀其生平不戚貧賤不歆富貴約身儉志急人之急其于親也生事盡力死事盡誠休戚呼吸通乎二人不復自爲寒暑至于執紼之際哀動路人呼天雪霽如古之孝子柿活泉生返風滅火者當其血誠所矢金石爲開水火不避是豈區區要名沽譽效晚近之所爲乎然則言者故太翁若母之所不欲聞者也其幼隗欲言之欲凡天下之爲仁人孝子者皆言之此又古仁人孝子之于祖功宗德有不容已也余也烏得而不言乎

重刊感應篇序

古來福善旤淫之說端士遵之達者畧之司馬子長
傳伯夷云顏天距壽報施無覓而南宮敬叔禹稷羿
冪一問宣父置之不議不論之列豈冥冥之中不可
以嘗理測耶然天道遠而人道邇惠逆之徵往往而
有滂泐之聖尊富饗保總必於德抑又何也蓋大聖
人彌縫世界欲盡人有善無惡故借神道立教垂勸
致警使人修吉背凶無少乖隔也太上感應一篇前
哲傳衍已久先儒經屢增飾著爲事應了凡袁先生
更立功過格以爲報施不爽若數計指畫挾左券而

求也故其書盛行于時大司農王公玉銘梓善本于
京師蓋先生先世自太保端毅公及其大人比部尙
書郎皆信奉梓傳無忘當玉銘先生庚午闡錄卽有
緋衣告語之兆今官至輔台又足爲事應之一徵戊
戌余在長安同學許子適西以丁酉獲雋同計偕司
農公因手授一編囑其刻傳而適西太翁玉衡公有
德而隱者也生平喜善樂施解患排難賑饑施藥歷
四五十季不倦一日客游燕冀拾遺金十有七候失
者返之失者感涕叩頭期以冥報不數夕卽夢慈雲
大士命青衣童子持幡前引曰公陰行善爲誕天上

石麟兒昌大門戶時翁方未有嗣不逾載而生適西
適西早慧七八齡能文露頭角旋釋芹在泮丁酉魁
楚榜真毫髮不爽者乃更緝王司農之書以行世余
觀許翁還金類裴晉公還帶事其神錫吉夢又與大
司農王公合其他日適西爲黑頭宰相以調燮太和
道濟天下舒太翁未盡之澤視晉公司農無多讓矣
余與玉衡公爲廿季交而適西有通家誼故不覺悉
之深而期之確也雖然玉衡隱君子也初不欲暴以
示人然余必暴者則不佞區區之意欲人手感應一
編遵奉廣傳無負玉衡公更梓之婆心也

韋子寅先生懷友詩序

五倫皆以天合惟朋友以人合天合易人合難故友
獨著其名曰交天合嘗真人合嘗僞故又著其實曰
信然古人交難而友存今人交易而友亡何也易交
者朱穆所稱五交也非信交也五交起信交亡矣易
曰同人出門交有功夫同者道同也非雷同也五行
水火之不相入也然合之相濟爲用四時寒暑之不
相侔也代之相輔成歲異而同非同而同其同乃真
同也韋子寅先生與同里王子雲前輩爲一人交子
雲數奇衰季落魄匡蠡間先生懷之以詩性至而情

摯讀之可以感薄而化囂夫韋先生名在海內垂數十季足跡所至巨公名儒無不交先生胸中眼中若駒過電滅而憶十不記一獨有所謂子雲者日食夕寢而不怠夫子雲性峻先生道廣不同也子雲坎坷終身先生經濟在世不同也子雲孤雲無侶先生玉樹盈庭不同也子雲從性化情蒲團枯槁先生從情鍊性游戲神通不同也無一同交數十季不以貴賤生死異者其道同非雷同也異而同非同而同也友者二我也我與我周旋耳目口鼻異其官寧必五官互用而後爲同哉雖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得知已一人可以不憾矣是知可希不可無一也若子雲者人人知之非子雲矣使并無一韋先生知亦非子雲矣子雲足傳韋先生足傳哉

樸艸叙

司直于先生與吾鄉竟陵齊名而鵠灣兄弟每都門
至止必以司直爲主盟其後與劉子同人著帝京景
物一書盛行于世海內知與不知無不宗仰先生者
然先生處聲華中而樸茂純雅無逐逐噉名之習雖
抱才不遇讀書敦行不怨不尤味道終身晏如也余
自束髮卽慕先生名然無由一識先生顏色于是且
數十季壬辰間其猶子東海起家己丑來宰吾潭邑
益思先生不置及入都始與長公慧男定交雖不見
先生見長公氣誼風雅如見先生焉因載其樸艸歸

思欲選刻廣傳又以塵勞車馬未就至長公宰螺川
乙巳余始掉山陰舟而吾季友周遠害已叙其集刻
之矣先生之詩有定價兩歷朝代爭傳不置何俟余
後起者爲丹黃哉然事久論定先生之歷世彌允者
正自有故也何也世之才人何限詩文何限當時則
述沒則已焉先生之詩終不可磨滅者甚矣樸之所
爲也語曰未雕未琢復還於樸是樸者華之木天下
之樸散爲華華仍歸於樸華可朽樸不可毀方竟陵
盛時人人以風華相尙求其樸者少矣卽欲借言樸
而名根膠固競未平躁未息學浮而識鄙久之菁華

已竭而真氣衰卽竟陵自不免焉使天下破壘奪幟
調屢變而攻未已司直先生儼然歷數十季久且彌
允者則樸爲之也先生奕世閎閱其友之散於海內
者非名賢則鉅公先生一丘一壑不因人熱不獨其
詩樸其人亦樸也慧男爲宗伯雍來李公東坦少宰
李二公又司直東坦也今宰螺川愛賢下士如恐不
及其飲冰茹蘖任勞任繁俸薪之餘皆以憲友且不
知爲閎閱中人不特先生樸而慧男亦樸也然則
先生者殆太丘有道之流非一切時流所及也先生
之久而彌允又何疑焉

寓葦近詩序

津公攬洲木之菁華舒其絢素體禽魚之鳴躍暢其
性情短歌微吟出角入徵如妙香吹遠捉搦不能如
晴煙裊空刻畫不定使讀者肅穆容歛奔悅神躍杳
冥恍惚入而不可出于于是乃悟佛之通于詩也詩慧
業也作者慧根也夫慧莫大于佛佛慧何大以戒定
故譬明鏡焉一塵不着故能鑑形大之燭三界朗幽
昧窮前後億萬劫語言文字其小者也津師墮地來
長齊苦行固漏止觀尚不知世間有五濁六慾焉雖
興會所致遊覽山川延納素侶而禪關一掩萬機寂

然劫火野風蒲團不壞既不買山而隱皇皇架築之
勞復不托鉢沿門逐逐貪嗔之陋是以其心如赤日
容光必照物無遁情如虛空萬象幻形無有窮極是
豈區區蛾鑽故紙螭弄泥丸者之所能至哉或曰初
祖以文字爲障今此不除有碍作佛余曰嘻除文字
障者正除故紙障也非除慧也世有不慧之佛哉余
與汝何足以知之

車子詩文序

往竟陵樹幟時湖以南邵陵有車子竝躁一時余雖
未謀面見其詩知其人如是且三十季余浪遊四方
而車子亦久困名場不遇竟以高隱稱滄桑以後其
四方老病或存或亡而車子獨巋然如魯靈光益著
書養高乙巳偶作邵遊車子適孤杖出山相見握手
驚且愕與語數十季情緒大似白頭宮人談天寶季
間事衆人未之解也車子乃出其詩若文見叙余讀
竟不勝重有感焉何也才者天之所吝不輕予人然
天生之天困之其才之大小與困之淺深似相表裏

者往往不測其天之意然庸庸厚福者淹沒無聞非分倖致者亦且致寇其聲名在天壤文章垂竹帛與立名節建不朽者往往皆困厄不遇之人是膺福錫寵當時則述沒則已焉蒙塵履晦事久論定潛德彰焉天之所以困才之意正所以吝才不輕予人之意抑又何也蓋天生才易而成才難使才具既備乃逐逐傀儡場其于上下古今憤胷眦目則才中廢故必使其終身困抑不遇然後得借奇丘秘索以寄其無聊之思以消其磊落之氣以發其礚礚鬱勃之才其慧始盡學始窮才始老今車子歷季逾甲子不以博

青紫不以管宦海不以溷簿書錢谷獨一意于上下古今其功力所至爲何如也今車子名高而養厚視赫赫耀耀如蜉蝣朝槿者相去寧止天壤哉然則車子所以缺于人者全于天也伏生傳經牖下王通授業山中使伏生與終童竝遇文中以獻策得售則絕學之墜無傳道統之系誰續方之車子又何感焉至于車子之詩早季奪竟陵之壘近且登陶謝儲王之堂格正而韻諧思深而致逸文如歐韓賦比江沈遠近且悉其名而尊其業何俟余叙余惟述余之有感于車子以及天下之負才不遇者其言如此

楊子全集叙

詩文一道成才者以季而永季者以氣氣不足雖才多而不成歷久而不永故士之具有大名于時者其初必有不可一世之氣氣異則立意不苟出語不腐氣足則命篇不促造句不竭于是博覽群書以養其氣歷閱山川以大其氣經蹠險阻以鍊其氣然後披其堂與久而彌光傳之百世而若新脫諸口皆氣爲之也余二三十間遍走四方交天下士採其聲詩所取不可一世之氣者同里楊子悔菴其一也余交楊子已卯庚辰間望其眉宇磊落氣度軒翥若舉世

間事無足經楊子意者余心折焉于是別去十餘季
其間刀兵水火無不憔悴支離損其故我乃楊子眷
宇磊落如故氣度軒翥如故舉世事無足經其意如
故余益心折焉于是又十餘季楊子且走萬里外探
雞足點蒼以歸甲辰冬又晤余星沙其睂宇氣度仍
如故且欲彙選楚詩又有攀首門近詩又出其全集
凡八卷文賦若干樂府若干歌行近體若干月異而
歲更竟讀之益心折不已然且喜余二十餘前所取
于楊子者爲不妄也余之所謂氣異則立意不苟出
語不腐氣足則命篇不促造句不竭不妄也博覽群
書以養其氣經歷山川以大其氣歷閔險阻以鍊其
氣不妄也披其堂奧久而彌光傳之百世如脫諸口
不妄也楊子將刻以行世世有知王子與王子同調
者當亦以余言爲不妄焉

送胡伯聘還廬陵序

胡子伯聘遊於潭潭之名流翕然交之惟恐或失及伯聘歸潭之名流翕然悵別惟恐或失於是爭爲詩若文以贈其行而余因感於伯聘之遊爲近古何也古人之遊也或以道或以學或因友擔簦或因師負笈或避地而隱或有托而遊皆非無事而汗漫以遊者也侈而結駟聯騎傳食授餐約而孤杖獨履鏡具自賞彼其胸中眼中皆有浩浩落落淵淵穆穆不爲名誘利損乘興而往興盡而歸不告諸妻子不謀諸僮僕灑然有以自得也伯聘生廬陵名區家世闕閱

理學淵源爲諸生聲名藉甚當滄桑之會伯聘與一時鉅公大儒持節守義或潛身巖谷或奔走間關茹藥飲水無少推移其來潭也不唯名場利埒無意着脚乃深自韜晦混迹於君平季主之間而衣冠樸素步履端嚴言信而行篤履貞而守潔推斯志也是豈汗漫以遊者乎抑有托而逃避地而隱者乎聞之君之鄉白鷺青螺之間多隱君子焉伯聘其歸而求之余亦將問津焉

朱子蕃悼亡詩序

人生性屬陽情屬陰純陽爲仙佛純陰爲鬼神釋氏獨主見性超出輪回何也投胎種子爲情所結轉轉相生纏綿不斷情故至人所不道也自吾儒以爲情可以爲善關雎樂不淫哀不傷惟情得其正則情化爲性矣禾中朱子蕃隱君子也杜門古處讀書學道若人間世無可經其念慮者獨于悼亡之際著詩一帙曰歷想歷想者悼元配也再曰泣香泣香者悼次配也兩夫人以昆弟膠絃先後炊臼故潘岳之悼奉倩之傷俱不足以逾其慘惻者噫異哉夫余與子蕃

境同也慘同也然余巨室不再悼而子蕃則累數千
言如繭中絲緝之不絕石中火扑之不滅何其情之
相去遠哉太上忘情以下不及情余不及情之人如
豚魚頑冥不靈其去道也遠子蕃鍾情而不失其正
擴之爲千古忠臣孝子忘之爲太上子蕃勉乎哉願
與龐居士合宅見性勿爲三生石上舊情人可也

施偉長爾雅叙

古人著書以適用也故有形具字畧者有字具文畧
者形具字畧者伏羲之一畫大禹之九鼎是也字具
文畧者孔子之春秋周公之爾雅是也夫羲之一畫
文周孔子數聖人衍之成一經孔之春秋左氏公穀
疏之成傳然三易雖繁不外一畫左穀雖悉不外一
字是千言之多不如一言之少惟爾雅則不然何也
禹之鑄鼎欲使民知鳥獸蟲魚不爲所害故形具而
無文周公預知後世九鼎之淪沒恐其無以示來世
乃著之爾雅故文具而不繁是上世之民樸得意而

解至後代時移事易錯訛相承篆楷更體而亥豕不分至螻蛄與蟹同匡而異性鈎吻黃精同葉而異味擇之不精遂足殺人且榆名六駿芋亦名鴟艸亦名龍鱮魚爲虎鶴子之艸爲媚虫不詳加訓釋民用其何以達哉此後世一箋再箋短言之不足長言之雖不能外前聖之畧而前聖造民用其道始無失亦前聖之所樂聞也吉水施偉長同學著爾雅七卷鳥獸艸木蟲魚類分族列且爲旁釋而廣證之務使其讀者不惑其言皆撫經採史典贖淹貫非僅記鳥獸艸木之名已也偉長學旣博奧下筆幽異不作時流淺躁語所著詩文行世者廣而此書則又不敢以著述目之其福世澤民功不在禹周下矣於是肅慎捉筆而弁其端

王雪州近稿序

制義一道昔人以之翼經傳今人以之供咕嗶昔人以之立功名今人以之倖富貴昔之制義制科合爲一今分爲二何以言之翼經傳則有理有氣不僅修詞供咕嗶則剽襲割裂可以先文後題可以有文無題立功名則此日之學術爲異時之經濟倖富貴則可因緣營刺可以鷹鼎捉刀制義制科合爲一則工必售拙必擯分爲二則工不必盡售拙不必盡擯作者忘其故步閱者失其初心斯道凌夷江河不返且有以得失論文章舍文章而言得失不知得失在一

時文章在萬世劉蕡下第失者不辱鄭繁見用得者
不榮得失果足論人乎吾楚雪州王子簪纓閥閱家
學相承弱冠之年下筆妙天下丁酉戊戌遂聯鑣魁
南宮如印印泥如響應聲乃雪州不以一時之遇爲
文章之榮且以文章之價待千載之論輕車出都不
屑與時人爭進取若富貴名場無可着脚者獨手一
編吟詠不絕更搜其未刻近菀梓以問世索序于落
第之了菴子夫雪州之人如祥麟威鳳有目共驚雪
州之文如干將鑊錡無堅不破海內已爭傳誦紙貴
洛陽又何俟茲編之刻野人之言爲輕重哉此其意
所謂畧得失于一時論是非于千古者今讀其文格
高法正筆潤藻新吹髓伐毛含華咀英以瞿唐之筆
行韓蘇之文真足翼經傳立功名制義制科兩俱不
媿者也雪州藏之名山可以不朽矧其與上林長楊
麟炳國門者乎可爲斯道起斲矣

李工部金漳詩序

中原之右太行聳翠華嶽吐奇巍然海內巨觀稱山川之奇者必舉是以爲最然行山太華又不僅以奇著也何也天地之氣融結盤鬱不散故爲嶙爲峒爲崎爲反奇而不僻恠而且厚非尋常一丘一壑以瓌瓏峭拔標異也其生人也必樸厚而高渾其爲文也必幽深而質與亦非尋常章句之末金漳李先生爲雲中老宿名在雞壇數十季戊戌始定交于余卽讀其詩絕無近人常調亦不襲古人熟徑甲辰來長安先生在郎署又得道故且悉出其詩示余余讀畢不

覺心目一易先生之詩以幽異爲宗以典奧爲骨似長吉而不詭似漢魏而不率善以古人之澗行獨創之筆思深而氣古故能出語異人如三代以上鼎彝雖不標異而寶氣燦然且其制題命意一本忠孝爲言皆有關世教不徒以詞章表見者今刻其詩徵余言于首夫余又何足以知先生哉惟言其大畧如此

徐蔚子詩叙

己卯庚辰間與蔚子定交蔚子詩名燥遠近余思叙之是後二十季間流離兵火不及見其詩乙未復握手長安見其二十季間所著又亟亟思叙未幾余走四方蔚子亦遂終隱叙竟不果余于海內能詩之士無不樂附一言獨至蔚子遲且久者非蔚子叙足以難余余自難叙蔚子詩也何也蔚子早季以制莚入八家室一莚出戶傳家誦一時老宿避席然與蔚子同筆硯者或後先雋去不則亦附青雲之士以顯獨蔚子夷然不屑每試高等皆以文克究司文者欲一

見顏色不可得故所遇獨窮乙未廷試都門彳亍水
雪驢背悲歌皆有感于風塵之糾結時叙之遷流與
夫山川人物之盛衰故有托而逝非途窮而泣及僦
居燕市車馬喧填軒蓋紛雜酒肉腥穢則閉門屏絕
惟日賦詩墻壁几案墨瀋沾濡素交仕途者爭欲遲
留其轍以爲仕晉地亦掉臂不顧其後一毡朗州不
暮奉耻折腰督郵歸尋三徑種秫營釀與稗子老農
混迹此其意豈以名噉者哉夫世之無其名有其詩
與有其詩無其名非叙不傳蔚子詩至而名亦至且
不屑以詩與名如逐逐者同其紛營深自韜晦名聞
而人不見南州徐穉殆其人歟余叙之難且久固其
宜也蔚子新舊詩若干皆未刻茲同志者強付之梓
要之非蔚子意也

湘水玄夷序

文人之生也山川毓靈焉而山川之靈非文人不彰
雖然山川顯晦則有機候文人筆墨則有與會與會
未逢筆墨徒工山川仍晦楚之名勝洲以南清絕地
而三湘最著曰瀟曰蒸曰沅源異而流實合其支流
分合以數計詳水經注舊矣而四方之士爭企慕形
之傳記載之詩歌生其域者反日夕而忘焉求其探
源索流攬山川于指顧卷烟水于奚囊補前人之遺
缺開來者之迷津則無有矣何也興會未逢機候不
至也周子伯孔同吾湘人而卜居臨深因撰湘水玄

夷一書其旨宗酈道元水經註而補所未發詳其艸木鳥獸纖細曲折披之如親溯洄下上九面駛轉而靈均湘靈旦暮遇焉夫伯孔毓靈于湘而湘水藉伯孔以顯矣且也玄夷一書一空前後作者獨備美于伯孔筆墨有與會山川顯晦有機候信有然者是書也金簡玉書不在蒼水使者禹書下豈僅爲周子一人私書也哉

楚詩滙叙

亦十年前與友人論詩其千百年下上源流悉具而以風雅元功歸吾楚焉然未刻以傳世甲辰二楊子有楚詩滙之選乃與余不相謀而相符豈吾三人者盡楚人乃欲爲楚張大之耶是大不然天下未有騷而騷則自屈宋始天下有奇創如吾楚騷者乎天下竝有聲詩而聲詩則獨楚工部一空作者天下有聲詩之極則如工部者乎明初何李稱盛而吾楚李西涯以樂府剋之今觀何李之作有過於西涯者乎七子割據而吾楚興國與焉公安樹幟而何李氣衰竟

陵立標而天下改調雖不必其直追元音皆有轉移
一世之力是吾楚之詩屢變無所依附于天下而天
下風會常依附之且以天下依附之過至于壞楚如
竟陵今日之流敝者是救楚以救天下者必仍吾楚
人焉其說非誇也余生竟陵之後心傷其敝而欲力
救之于是者且三十年恨力薄才短有砥柱橫流之
意而無挽回頽波之力辛丑得石子橫海于長安共
期搜選十五國之詩以立赤幟未幾余流落不偶橫
海亦卒罷官以天不意其又有二楊子爲吾楚問鼎
也幸矣是集也非必張吾楚蓋欲救楚以救天下不
若以楚救楚又不若以古救楚務期清不傷弱麗不
傷靡一本氣格以追正始平奇濃淡亦如雲夢之水
千溪萬派盡歸大澤衡霍之山憐峒平行皆成峯巒
庶以古救楚以楚救天下余數十季不逮之志得二
楊子而力任焉余亦可以退舍而老矣

鄭圭甫詩文序

六經之後惟史近古史者天人興亡治亂之原文章
事功之本如水之有海山之有嶽天地之有日月人
身之有耳目無史則百家瑣屑而無統衆說浩漫而
無稽矣然古今精史者代不數人人不數家末學晚
見卑者帖括章句高者詞賦釘釘求之上下千百季
如觀火如指掌無有也閩中鄭圭甫同學具開創之
識獨到之眼果斷之膽淹貫諸子百家之書橫肆吞
雲吐霧之筆擴千古之見定千古之疑立千古之論
著爲史斷旣已流播宇內宇內名流爭爲傳頌其餘

爲古文詞典而核博而綜出入六經而吐納漢魏呼
唐宋而奴之其爲詩歌含英咀華伐毛攻髓左陶右
謝駕乎唐而邁乎齊梁海內卽多材舍圭甫無爲作
者今刻其詩文若干行世命余序之嗚呼余何足以
知圭甫哉聞之圭甫家海上海上有成連先生其人
者傳琴伯牙而欲移其情乃使之望海水泪沒山林
凄然以悲豁然以悟圭甫其將以余爲伯牙余其望
洋于海上

謝子秦遊序

謝子明玉與余同庚自余與公族爲姻戚諸昆季皆
乳水而明玉獨稱石誼甲申間共風雨連晨夕明玉
豪爽任俠蟻視流輩獨婉轉篤摯于余兩人情事若
不類而實無間衆亦莫之解也比甲申後戴甲天地
遂各分趨向明玉且入滇余入燕如是二十季風塵
奔走各相似此念相懷未嘗去瞬息甲辰秋明玉忽
自滇歸亦曾橫捩艸露布取金印如斗大爲王公大
人所前席雖京光五日意殊不屑而須眉無恙相與
握手甚歡一日忽慨然曰大丈夫寧走萬里歷此風

塵憂患安能促促兒女子側哉聞秦中古帝王都其中多勝跡隱君子如是不謀諸妻子不卜諸鬼神不惜夫數十季驅馳毅然於其行也此其意豈可與一二俗人道哉余生平好遊獨未一至秦地今倦且衰爲一鼓明玉行色爲我入咸陽而覽勝焉倘有石公希夷其人者當一叩其藏而告我焉

賴吹萬明倫典則序

著書立言爲三不朽中一事矧其言兼三不朽者乎孔子曰述而不作非不能作也以作之不如述之公且當也春秋一書孔子亦因魯史舊文而損益之其後漢之馬遷亦採舊文成一家言未嘗作也揚子雲具卓識獨見著爲法言太玄非不精渺幽微時且譏其尙白豈非楊之自托於幽渺而無俾於世教故不能與馬遷並傳焉是言之可垂永久者必其言皆三不朽中事也賴子吹萬廬陵之隱君子也早季爲諸生屢躡棘屋賴子發憤著書數十季來兵火相尋賴

子呼天斫地泣風涕雨無能雪其牢騷抑鬱者皆發之於書著有明倫典則且千數百紙雖本乎史或史未備採之各編而節飭之斷以己意參以衆說惟以明倫爲指歸其忠孝溢於眉宇節槩見於楮墨詞近而寓意遠言約而含藏深其取人也採純去駁求大節而畧細行真千古之龜鑑不朽之盛事方之春秋史記可無媿焉賴子以窮困桑樞又老且無子懼其書之沒於世也余適來吉州賴子以其書命余叙之余非能傳賴子者竊以吉州爲理學名區論者竝欲畧名士而採真儒賴子博學篤行含芳履潔無毫髮利欲動於中所稱真儒殆無過之而名不出一邑書不傳於天下所云採真儒者又將無葉公之好焉余故表而出之然賴子之書藏之名山百世而下其精允自不可磨滅亦無俟貴耳賤目者之榆柳也

石齋詩序

往澧陵曹子美思詩與余通聲氣尙未與其長公中
玉交也適壬寅晤于星沙中玉因出其七言近體數
十首冲融流麗居然初盛遺意而曠達類吾季友曹
石霞余深賞之于是又數季乙巳余作豫章遊道經
澧陵孤舟夜泊秋爽月明江空石潔魚藻影亂如身
在剡溪乃美思父子携具來舟縱論上下千百季聲
詩且出石齋艸屬序余不覺耳熱擊楫曰鄴下文園
爲君家父子兄弟占盡使應劉諸人無處着腳孔彌
無所施巧今又有中玉其人者其故豈思議所及也

哉石齋一刻當與秋風洛神並垂世間余其何能爲
游吳哉

瞿天門搜遺詩叙

甲辰仲冬同里二楊子有楚詩滙之選以序屬予予
上下千百季以詩之元功歸楚其說非誇實以詩之
屹然而立嶙然而森磊落崎仄而不可攀深黯洞幽
而不可測愈變而愈奇非吾楚人不能吾楚近代之
詩凡數變自公安竟陵竟陵之後各自爲變然或擬
乎三百漢魏及三唐而止下及比地雲間而止然未
免有捧心效顰之失其敝仍如竟陵往在長安晤武
陵石子橫海其詩絕不循人而格亦入古余異之未
幾石子竟天甲辰冬又有瞿子天門仍以詩質其意

孤迥而下筆刻削句必驚人言皆獨創大類石子而
僻又過之余以是益誇吾楚之多奇雖然瞿子之詩
又不專以奇著也今夫山水楚之最巨者如嶽如湖
其崗巒平行波濤汪洋者爲舟航之所泛濫龍蛇之
所藪澤其洞壑幽隱泉澗冷冽者爲荆秦之所蒙茸
虫鳥之所啼嘯猶夫山與水也求其徑路幾絕問津
無人而雞犬桑麻另成世界者其朗州桃源乎今瞿
子之詩詩中之桃源也瞿子家桃源桃源中人不知
有漢無論晉魏余將率同志而問津焉

松臥園詩序

既叙天門詩之明日復授松臥園詩曰此吾見虎丘
子作也王子篝燈深帷簡衣而坐披其株挹其壑巖
巖若巉石泠泠若冰柱湯湯若風濤之沸於耳如噉
江瑤裂唇隻吻而甘不絕于喉舌予用是以慨夫造
物者之好恠今倍乎昔昔之作者守其澗巖其律步
繩而趨尺自壯髮至于危齒惴惴然恐或失焉今天
門子平地巖巒崒嶭一切虎丘子復垂竿百尺下臨
無根一堂之中聲調合轍夫鄴下淵源一秉雄傑一
歸婉秀嶠山作述一本堅樸一尚宏文家學難同理

無容強豈若天門虎丘後先相繼也哉或曰詩者和
平神聽無取用奇則有說焉斥侯嚴隊伍整兵家之
常至師老無功未若雪夜奪關牛火決勝之爲上策
也

了菴文集卷之二

潭州王岱山長著

宛平于藻慧男

校

梁溪顧貞觀華峯

客簞初集自序

詩小道也聖賢性命者既不屑爲英雄經濟者又不
暇爲所與午笠太瘦者獨白面書生耳吁可哀也雖
然古聖賢英雄無詩名而有詩今人有詩名而無詩
非詩之過學詩之過也何也詩之巨也子輿致歎于
春秋間不自今日蓋三百者興觀羣怨本諸性情里

巷之言動關風氣迨秦漢而下視爲詞章專家失之
已遠今人動稱漢魏三唐卽果如漢魏三唐早已自
遠三百矧優孟言笑不啻千里乎且漢魏之不三百
三唐之不漢魏正古人獨到之處大風一歌將何所
本曹氏父子不相肖李杜齊名不同調郊寒島瘦元
輕白俗長吉鬼語猶恐一語相似古人各不相學寧
不學今且不襲古豈區區歷下竟陵之徒互相攻擊
爲名高哉歷下竟陵當時皆有獨到之見其可議之
處卽可傳之處亦不願人之相學相攻也乃耳食聲
吠之徒不惟不知三百漢魏三唐爲何物且不知歷

下竟陵爲何物歷下盛歸歷下竟陵盛歸竟陵舍歷
下竟陵則無歸朝歸而夕舛陰順而陽逆竊歷下竟
陵之實而文漢魏三唐之名早爲諸君所笑矣余求
髮僵僵讀書數十載餘緒流爲聲詩平險濃澹幽顯
老嫩各極變態敢曰性情實無優孟桃源洞中人不
知有漢無論晉魏近且兵火餘生心傷聖賢英雄之
自外故多不欲傳以取少見多怪者訕笑昨遍歷燕
吳齊魯間殘杯冷炙之餘紙墨遂多毛女日食煙火
便難飛行然調或染漢魏三唐三唐以下庶幾或免
郭恕先割須黃門復豈近人情哉要不失了莽故步

而已

山書自序

余少心志曠達精力勇銳視天下事無足爲者自湖南兵甲相尋誅彝絕種百折之身萬死苟免乃消磨于三教百家之學方技衆藝之林徜徉著書種類繁雜不僛作詩詩其一端也詩亦數萬言高而拔天倚地大而抱海包山怪而號風掣電細分毫末淡絕煙火幽入無間沐浴古人自成創調俗士見之驚愕却走淺學讀之訕笑掩口卽間有知者且病其調不合時格須諧俗賞其淺近失其高深嗚呼詩道之巨久矣尙復可與論詩哉斷自癸未後皆未梓以示人將

與嶽麓禹碑摩崖顏頌同磨滅焉雖然事久論定古
人既往千百季後始爲旁搜而廣索之未可問可否
于目前也今于舊詩中擇其稍近人情者彙成一冊
間以示人諧俗之意不無少損要之我用我法初不
爲人餘俟千載知音與生平著書並臧山壑嗚呼如
余者尙欲與毛錐之徒爭聲響志亦悲矣

詩餘自序

詩至于餘而詩亡餘至極妙而詩復存是薄詩之氣
者餘也救詩之腐者亦餘也何也詩以溫厚和平含
蓄不盡怨不怒哀不傷樂不滯爲古詞則欲其極傷
極怒極滯而後已元氣至此盡矣六朝子夜靡靡之
音幾有欲詞之勢唐時諸公振起氣運一歸大雅詞
始不盛于唐留于宋元然青蓮于郊廟雍穆中忽爲
變調名菩薩蠻遂爲千古詞祖是詞雖盛于宋元實
始于唐今觀唐以後之詩蕪蔓酸澁不可讀反不如
詞之清新俊偉使人移情適性快口宕胸不惟不欲

留元氣若以不留元氣而妙者豈朝代升降尺寸長
短各殊實氣運至此不容不變人心靈巧至此不容
不割露卽作者亦不自知其故也是詩之不至于盡
巨則實餘有以存之也余作詩之暇偶及其餘故弁
論之

五芝亭詩自序

溪上架亭竹中名曰五芝聞之芝有赤黃青紫白黑
六色而圖經止言五芝神農經云山川雲氣四時五
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神芝爲聖王休祥瑞應抱朴
子云芝有石木肉菌數百種爲龍虎鸞鳳蟾蜍龜燕
天人精靈車馬雲霞之狀有珊瑚截肪澤漆翠羽紫
金光明洞徹之色採之者六陰之日明堂之符帶靈
寶符抱白雞犬白鹽執吳唐艸禹步往來乃能得食
之者入水火不焦濡白日冲翥爲神僊不死靈藥此
所謂有心許芥子言當採五芝是也余故五體濁漏

生此破壞世界休徵無應靈物安能遇哉以之名亭誠妄矣雖然芝爲靈物曠世無遇遇之恐非日用菽粟可以療饑凡夫市腸投之或至佐異徒以充几案間耳目玩耳或曰方士用積濕木投藥生芝芝故腐木餘氣所化如人身贅瘤無異噫嚅是名吾亭并名吾詩不爲妄也

溪上詩自序

自戊子始卜居溪上始有耕鑿居然爲溪上農圃其間饑寒痠痛坎坷俱寄之詩故其詩獨多問之水清者其源促清莫如溪無源亦莫如溪余之自吟自止若寒蟬候虫無關於郊廟明堂亦如溪之清而無源焉故以名吾詩

山書自序

山書者了菴山居之書也了菴隱山旣與世絕又不樂見村中鄙人耘蔬溉蕙之外不能親執耒耜腹求粗飽惟有讀書與古人得心處率有篇章然後古人

真精神面目與我遇矣始識向之所謂讀書作詩皆
皮毛也詩若首曰山書學者當有鑒于斯

古文隨筆序

古文隨筆者隨筆紀載或紀地或紀事或紀交或借
以快所欲言或不獲已應世俱不得謂之古文也古
文豈易言哉六經而下子史皆文三代以來辭理各
盡迨至今日未免有氣運升降之感焉學六經者失
之野學子者失之鬼學史者失之駢無三代之厚得
其滯無秦漢之奧而得其晦無六朝之豔而得其浮
無唐宋之理而得其累非學不足識不足也非才不
足氣不足也如人胃旣弱縱五味雜呈食之不化翻
成積滯醫者須先蜀豆以去其宿垢次用參朮以養

其元真而後面脈疏密膚骨豐腴矣雖然此境未易
幾及也余雖知而未逮也癸未春初題于白門寓了

眉籠八股序

有書籠所以納八股者名之曰眉于義何居蓋五官
各有司司明司聰司味司嗅眉獨虛縣焉然五官眉
爲之長百骸眉列其上耳目口鼻雖妍無眉則佐貴
言眉彩老言眉壽喜則眉舒怒則眉張愁則眉攢得
意則眉揚失意則眉低女之美美在眉詩云螭首蛾
眉是也女之姍姍亦眉騷云衆女姍余之蛾眉是也
然則眉又不僅關人通塞且招姍焉世故有無所用
而不容不有者眉是也夫八股亦然自荆公作備後
遂因之筌踈勦襲不可以經世不可以窮理不可以

華國垂金石如矚之列於無用而售則青紫芥拾可
使人貴不售則白首彌勤可使人壽得意使人舒揚
失意使人攢蹙方其盛也王侯將相借其途已置其
言及三途並祿八股寢衰名存而實去所用非所取
而士猶佔畢不休車書羔鴈硜硜是守亦如矚之於
面不可少焉吁異矣予于八股少不究心老亦逐隊
初不因時爲盛衰也然亦復爲之者所謂矚之說也
乃梓近菀數作幾幾有東施效顰之意見者將毋攢
矚而返予仍藏余之篋中

月廊詩引

古人詩有以多而傳者有以少而傳者少者或至數
首然愈少愈工反使後人莫能去取以此知古人不
妄作正欲其必傳也何也詩者發胸中所欲言不能
發胸中所不欲言欲言時雖千百言不暇思議而出
不欲言時雖一字一句亦無由得惟無由得卽不發
則所發者皆出之胸中流之紙上無所疑礙無所牽
強不暇雕鏤不暇粉飾非若近時詩人以詩爲莫可
柰何之役每題應付長篇累幅謂不如此則不能成
詩人則不能成詩名往往境不必真辭不必切此可

移彼彼可就此湊泊篇章鋪飾字句心本瑣瑣也勉
爲曠達心本勞勞也勉爲閑適心本自利自私也勉
爲憂民傷國如傀儡登場面目雖真神情都假如老
嫗爭妍膏沐徒工雞皮難少宜乎真詩日亡假詩日
盛詩道何由而振也余因是內愧退不敢言詩者二
季今茲集驗之功力未必有加妄之一字其或可免

我法詩自序

爲離亂人旦暮溝壑不可知矧千歲之憂相煎不已
力疲神瘁與鬼爲隣則又何以延一綫餘生耶有法
于此不需之世不需之人不需之時片息萬里外一
室億劫前刹擲億萬由旬上下能令憂而有樂亡而
復存神力疲瘁而頓精勇出入兵刀水火而不傷顛
倒于饑寒而不凍餒往來于天地四方而通達無碍
隨求隨得用之不竭毛氏傳于漢魏三唐而法備至
于今猶有存焉法在我也法維何語亦不可得

窮雨吟引

窮時不必雨雨時不必窮是以不必吟惟窮時值雨
雨中度窮因之有吟是爲窮雨吟何以故窮時奔馳
者無足言矣我輩豈少清談朗步尋幽探勝笑傲嬉
遊樂而忘窮之皆窮尚可堪也不必其必吟也以不
雨也雨時豪俗者無足言矣我輩豈少對客擁妓剪
燭共聽煮茗烹蔬樂而忘雨之時雨尚可堪也不必
其必吟也以不窮也王子辛巳六月雨兼旬一室已
如汗池匡床半成茵芝卷沾積晦目泣濕薪入戶四
壁無聊出門天地有礙饑僮告爨密友索逋坐客無

魚不來紅袖盡金而去隻隻一身提提欲哭情近婦
人欲笑不情尤甚度此朝夕寸管是依或校舊什錯
訛或補往事缺畧或誦詩興感或開札致懷或憶歡
場佳麗以成歌或感夜臺良儔而雪涕吟不盡窮雨
則皆由窮雨以吟也名之窮雨吟可也然則窮雨豈
真苦我也哉

病吟引

今而後知病可以吟也始病余足使余不能遇物適
境然病余足不能病余目靜觀物化玄賞異書足所
不能至目至焉於是有吟復病余目使余不能玩古
矚今然病余目不能病余心咫尺天地方寸古今目
所不能至心至焉於是有吟既病余心使余不能飛
想荒思然病余心不能病予神肅肅不亂惺惺嘗靈
心所不能至神至焉於是有吟是病益煩吟益出今
病去矣取其所吟者觀之則又工不病之不工者是
知病時足無奔馳苦目無文字障心無嗜慾想神無

昏昧根得一意于吟故不覺其工也工矣又惡惡乎
病也寧止不惡乎病也哉

月廊二集自序

鄙人庚辰至壬午詩也篇章無幾半耗于畱戀光景
半耗于拂意憂勞光景蹉跎不暇作憂勞傷人不能
作無佳山水無好師友不喜作性躁懶苦樂觸懷悲
歌當泣情思稍困閣筆廢吟其篇章之殘缺者不存
也山水有時倦對師友有時倦親其題詠之矯飭者
不存也迄今存者有幾哉且也風氣有趨避格調有
南北世但別戶分門我自任情適性莫把古人來比
我同床各夢不相干

近詩自序

石史曰夫詩也而古今逕庭焉何也十五國風天子採焉非徒以其文也觀風者觀民觀民者觀國貞淫出焉盛衰形焉賞罰定焉明堂郊廟大樂作焉和平而神聽焉何其盛也下此漢魏隋唐爵賞因之王侯將相習之畢世翕然從之未寢衰也至明而遍降焉然作者輩出海內未嘗不欣賞贊嘆如栢雲助月之瑞焉至是其道則爲斷梗朽骼抑又何也出者不經其途處者不資其策仕宦者嗤爲懸贅章句者惡爲駢拇卽才如李杜瘴鬱夜郎餒傷耒水求一惜才之

汾陽成都其人未易也安所得官布衣於供奉授麻
鞵以拾遺也哉然則其人猶役志竭精於午筮飯類
不息者抑又何也驪龍不馴而制於炙燕者癯於嗜
也哀駘惡駭而惑於與處者蔽於偏也凡樂此不疲
者是其類也詩云乎哉

制義自序

余嘗謂安石以青苗毒愚者以八股毒智者夫天下
智謀奇崛之士皆消精耗志於釘釘之中非今者黜
近古者屏不惟聰明才智無所施設并古今載籍皆
不暇博涉不知世界之大矣是以有志之士多薄不
爲聞一爲之聊復爾爾不欲求工工亦不傳耳余弱
冠思廢舉子業一意稽古先夫人強令試童子一試
輒受知於王師澄川即得入鄉闈輒受知於施師誠
莽此道遂膠縛不能脫然意中時時薄之未嘗求工
也癸未夢斷春明於是者十季至壬辰又迫公令計

借乃更俯首佔畢作三家村蒙課公車道上或同學
命題拈筆作亦不多其法屢變嗚呼遇合有命豈在
文哉如果以文則余辛丑闈卷既已入彀復因孟義
遺繳句見屏信乎其有命矣癸卯廣文南平蒿目重
湖中窮愁百態因攜兒甥自課卽授數首於梓余其
憾於安石哉

燕游艸自序

入山十季已爲寒灰稿木尙復役身車馬龜手雪霜
作東塗西抹人豈得已哉嚴慈久逝昆季中摧諸孤
滿前婚嫁未畢人生大患并畢一身卽欲一意作寒
灰稿木人不可得矣兼遭喪亂故業荒蕪野人無計
避徭儒生亦須執役學不足以庇身德又無有庇我
者改頭換面神沮志辱相逐衆人行不免矣嗚呼何
不幸哉獨是北燕都會十季故交忽復聚首四方勝
槩約畧如昨從前艸艸不經意者今皆得游詠賞歎
之嗚呼又何幸哉是役也直可曰游而已作燕游艸

應世詩自序

世至此不可入不可忤不可沉浮法將安在
了菴曰詩是吾家事敗紙殘墨聚牆壁而玩之人傳
世上情短歌微吟衝口吻而出之不可入不可
可忤與沉浮了菴都若化者姑與世應耳同聲相應
同氣相應同世相應是爲應世非爲世應

秣陵流寓放言詩自序

秣陵流寓者何癸未春明烽煙北庭計偕不得俱滯
秣陵秣陵江以南叛卒據江殺剝歸道隔絕寓而至于
流落者也放言者何同盟胡孝緒杜于皇劉杜三林

茂之程穆倩無時生感相勗以詩鄙人困頓接酬友
朋十不記一山水佳處領要克口觸手偶然發詞于
風雅和平之旨無當也直可曰放言而已放言者隱
居事也不應有也古有童謠巷歌採風之人不厭其
俚以爲有裨于世於戲是則安敢望也癸未禁煙題
于桃葉渡

三昧詩自序

了菴作詩任筆衝口游戲滑稽者名曰三昧竊聞三
昧者佛之正定正受也正受則正定之異名正定則
三昧之本體三昧則正定之妙用行人初地至五地
自心寂靜定任心海識浪不生了知心現境界外性
非性正定純熟而得此身是名意生身人身假合四
大而有身往往梏于形體不能通達無碍惟此意生
身則清通無象變化莫測具足莊嚴往來迅速如意
自在如音如幻所謂純熟之極而後樂生焉余凡夫
有漏妄想計着尙以緣心聽法誤認識性爲智言語

之道未斷清淨之貪未除以言三昧如思飯蒸沙了
不可得妄冀聖境恐屬魔端羅漢沉酣三昧佛以爲
如醉未醒沉酣三昧尙如醉逃况以沉酣綺語而稱
三昧乎請將文字掃除領取西來大意自今日始

譚德音尼雲舫詩序

子之詩譚子之人也余與交三季有與交十季不
知者余知之以譚子獨折心余也其爲人靈轉處使
人愛磊落處使人敬精神四照處使人喜故花月之
晤酒茗之戰以及臨池飛牋清譚諧謔都令四座解
頰一時絕偶今讀其詩情聲靈轉則恍然譚子之靈
轉也格調磊落恍然譚子之磊落也一篇不苟一句
不苟一字不苟則恍然譚子之精神四照也余因是
益愧焉夫余與譚子故同庚也季來根日益鈍氣日
益弱志日益困無論名心艷想煙散灰沉卽筆墨把

玩之間亦未免有厭薄煩苦之意其視譚子不啻遠矣譚子意不可一世乃獨折心于余每有篇章輒不倦寒暑朝暮遠近忙閑郵筒相質今尼雲舫一刻值余北道而落魄南歸方且自顧無趣乃譚子尙急急一緘以屬鄙人丹鉛甲乙爲快若譚子者可謂真古道矣

冬尋艸引

王子入永二季無日不山無日不水其與王子始終作山水尋者無人不風雅因無人不詩不僅自冬也以冬之尋尤勝故刻其詩志之名卽冬尋或曰此山水力也余曰未也山水人人能尋未必人人能詩未必人人詩能工蓋詩性情之道性情其主山水其輔也性情得則丘壑煙嵐蛩魚艸樹供我點綴性情失則雖朝在山夕在水求一字之工一語之當不可得矣則余與數子是尋之勝亦勝以詩詩之勝性情力也

友聲詩引

詩歌伐木以求友聲禽鳥何知友聲是求曾謂人不
如鳥乎嗟嗟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交亾而五交出今
五交并亾矣其不得不亾者勢也正人聚則有黨錮
之旤正言聚則有誹謗之虞昌黎所云轉眼不相識
落井從而下石者紛紛天壤間昭昭若揭日月行矣
矧能急患難共生死於亂世之末流乎雖矯俗之士
存十千于千百或因友受過或因詩獲累閉門搖手
重以相戒由是少季新進相率爲刻薄寡恩反以耆
德宿望嚶鳴天下者爲口實友道其何不亾乎余才
小名微不能爲聲何敢論友然足跡所至聲亦隨之
聲之所在友亦應之不可謂非友聲之益也今彙其
往來贈答詩名曰友聲非僅取乎伐木鳥鳴之義將
以媿夫世之不如鳥者焉

二楊詩叙

丁酉之役吾楚書獲雋者多奇才茂季卓犖不群如鄂州楊子其一也余聞鄂州名最久實未一接顏色幸丑公車北上道遇騶從之滇南官者同行皆控馬就語余驚詢之則曰此鄂州又仁楊子也楊子已亥屈春明卽不屑公車再上今已筮仕滇之大理司李矣于是余益心竒楊子品誼卓絕如古人何也上古重道德而薄功名中古重功名而薄富貴至晚近則止知富貴而無功名士之逐逐一生以取制科爲止得制科是所云一生吃着不盡者又何功名之與有

道德之與有今楊子毅然薄公車不再上卽筮仕滇以南此其志在道德功名之間非苟然富貴者也未幾三季報政以上考內召兵曹職方郎私幸余所以心折楊子者果不妄也甲辰余舊友楊子悔菴遠自滇歸且與又仁叙其家世同徵選楚詩滙復以又仁詩并已詩合刻名曰二楊詩悔菴曰又仁心慕子甚求以叙之余方自丁酉斃又仁名辛丑心折又仁才品今乃得叙其詩喜可知矣雖然余何足以叙二楊詩哉聞之古齊名者李杜錢劉王楊盧駱則異姓也如二陸二蘇姓雖同而調不必合調合而迹不同今楊子又仁以丁酉起家司李著異績擢職方而楊子悔菴之先人九疑先生以甲子起家廣文亦官至職方靖難立大節事業無不同也悔菴詩有飄飄凌雲之氣而又仁詩有嶽嶠不群之思詩無不同也以視二陸二蘇之齊名者則已過矣二楊卽欲不齊名竝傳其可得乎然余之所以汲汲樂道者則又以道德功名驗又仁于前復期悔菴于後不僅以能詩爲二楊服膺也

曾豫良楚遊詩叙

詩不一漉然古必推漢魏律必推三唐唐自李杜外
其儲王沈宋李許輩皆自舒性情秀逸中含蘊藉使
人千載下讀之如新脫諸腕澹然遠肅然清近之學
者舍古而尚今歷下出人竝修詞竟陵興衆皆不學
今東南又主北地求氣格雄渾字句典雅以救其敝
然膚浮之習數見不鮮閱之不能終卷作呵欠聲求
其自舒性情真詩少矣乙巳春王南海曾子豫良過
訪傾蓋間望其眉宇則冰壺朗徹聆其磬咳則珠玉
霏微已隱然具一郊島風人之槩因出其寄園詩見

示則如海上三水神移縹渺復出其楚遊近作則如
湘潭雲淨江上峯青所謂三唐變調亦皆屏絕不獨
歷下竟陵不屑寄其籬下此真詩也真詩不見於世
久矣何幸得之曾子豫良焉豫良勉乎哉昔杜審言
以詩名家其後少陵繩武而且過其祖君家司農公
曾方岳三楚德澤在人而清風不墜所著介石諸編
父老誦之留爲甘棠遺詠則豫良此日之少陵也行
且天祿石渠賦長楊射獵爲清廟鼓吹又不止拾遺
浣花沈吟已也

語松詩引

教外別傳之意欲使語言路絕近日似專以語言爲
教外者然語言路絕者絕其語言之路非并語言俱
絕也使半偈不拈則別傳何物宗風之盛莫如此日
自天子至王公宰輔無不究心者湖以南拄杖雲集
及細探其別傳之處亦無從測語松大師受法破山
隱跡潭上一茅錐卓十笏艸深不落空花不落實相
時蔬種圃止靜養機間與素心一歌一詠拆微入妙
盛暑中着破衲神氣灑落不榮不枯支遁道林兩無
以迥所稱半偈真實別傳未可作詩言觀也

谷聲序

葉公好龍見真龍而走或謂真龍變化不測所至風
雨雷電隨之其勢足以捍山嶽而決江海豈能與世
間一切習處者其說近似有不盡然往聞龍神物也
見尾而不見首得勺水卽隱或藏身人指爪或現形
荻葦細如沙虱守宮馴狎無異未常遽示人以龐然
獰畏者惟不知真龍者從而撓之乃始風雨雷電捍
山嶽而決江海是葉公之好果非真好使真好焉見
其所謂隱於指爪荻葦如沙虱守宮者而馴習之伺
其喜怒觀其變化卽至捍山嶽決江海皆習而安焉

以得窺其神異快其病嗜又何至有跛蹶而走哉往
余未來邵陵多有愛余名而好予者常作千奇百怪
想及見之則癯癯山澤耳好者多不滿意卽愛余者
從而潤色無盪終存見少一日余獨杖過大悲林圓
觀大師出肅容師實不知余姓名余亦不知師通密
教能文字皆望而異之與語甚契師卽以谷聲詩示
余余首肯讀竟幽述韵稱有參寥賈島之致余之異
且益堅許爲之序而和其詩次日師整衣過余寓索
余文益急余笑曰師與余惟不相悉如從指爪荻葦
間見沙虱守宮之物而暗中摹索之然後乃得縱觀
其風雨雷電捍山嶽而決江海之勢使先各愛其名
則將有葉公之走安能竟讀師詩又安能竟索余之
序也哉相與鼓掌大笑因錄之簡端

王穉潛詩序

邵陵之山四偏而環促石拔而嵯呀其水峭急而迅湍淺洌而厲沁其鬱勃不舒者自成文章幽人居多焉往孝思負才不遇而穉潛又以遇而中困所謂鬱勃不舒者皆發之爲吟嘯歌詠昔人謂詩能窮人余謂山川之氣使然不盡關詩也雖然穉潛抱才中困其意似欲追澤畔河西以不屑屑與車塵馬足者爭一時之遇宜其與世澹忘如彭澤冲融豫悅今讀其詩亦似中戚以憤者豈其猶未忘者在耶抑有觸于目而動于中不自知其然耶語云瓦一壓人之識低

城一規人之魄狹或卽所謂山川四偪而峭急者有以圉之不舒耶稱潛早季走四方願復理筇操登觀龍門礪石之浩渺五嶽四山之恠特以舒其鬱勃之意毋徒守邵陵一丸爲山偪水急者所困庶幾乎與世澹忘而詩益以曠焉又何彭澤之風不可繼乎

易無畫近詩序

余曾序無畫詩無畫又以近詩示余余讀之其取精宏其用法嚴其運思靈其養氣厚令讀者如歷邃壑幽巖如遇煙情雲氣幽深峻逸神怡神肅因且賞且歎曰古人云詩窮而愈工其詩工處每得之窮時卽不窮時必作極窮之想而後詩始工夫窮與詩不相涉何以相發蓋窮時無聲色世味以蔽其靈有悲愁抑鬱以苦其趣有詩書以鍊其性有山水以悅其情是以精神起落淵然穆然觸物成聲觸聲中節詩不期工自工矣如杜老蜀中時世道之否塞

人事之艱危兒女之饑寒相逼一身無可告訴一一俱發之詩今其詩千載下如見其面如聞其聲令人不讀不已不屢讀不已不歎賞欣慕不已無論作者之心目炯炯紙上卽讀者之心目爲之躍然欲出反使人見其樂忘其苦者豈非詩以窮而工耶今無畫有才如此使之顛困抑山澤中其視杜老何如哉無畫詩能工有由然也然無畫以詩窮在世人必不爲無畫取余說一說語無畫曰使子居富貴安榮地一旦閉聰塞明不復辨魚魯子將去詩乎將去窮乎無畫曰詩是吾家事去之不能能貧窮故有命去之亦不能固知不能亦不願也

易無畫時菀序

唐以詩取士至明始以時義然其所尙不一皆不過借詩與時菀以驗人心工拙心一詩與時菀亦一也詩與時菀旣一則爲詩者可爲時菀爲時菀者亦可爲詩先輩往往皆然至近時不能詩者飭其說謂詩妨時菀不知時菀妨詩者或有之而詩斷未有妨時菀者也工詩者何嘗不工時菀哉若山中人_{有絕口}不譚者不屑也非不能也然使一意爲時菀者時菀果工卽不詩可也而時菀實未必工也夫時菀且不知詩工安望其工詩哉余謂近時爲時菀者非但不知詩

并不知時菀矣余友易無畫詩人也其詩已不媿古
人又能爲時菀其時菀復無近時襲詞竊句浮惡濫
觴之習亦以清真淡老取法先輩夫使詩果妨時菀
則無畫必不能作作且不能何能求工而無畫獨能
以清真淡老取法先輩則詩與時菀一道可驗也詩
兼時菀可驗也無畫每一作文心目淵然手口勃然
千言數紙一筆掃盡格高法正有韻有致獨不見售
于司文者求一列諸生不可得世俗遂歸罪無畫時
菀并歸罪無畫詩不知無畫時菀而不工也則可今
時菀如此不但不可歸罪詩并不可歸罪時菀且以

時菀不得諸生尤不可歸罪高官達人豈盡知時菀
者况諸生乎無畫卽不時菀尙勝人百倍况工時菀
也成敗得失自有造化主之非文之可必無畫有文
傳世不必待售時始稱快也矧文工未必不終售也

題陳坦山花月詩

雕虫小技壯夫不爲兒女情牽英雄氣短煙雲花鳥
之詩故亦清廟明堂所不載也雖然大風之雄戚氏
低回垓下之壯虞兮纒繆則情亦英雄所不免也坦
山陳子爲武陵老宿成進士令陽羨湖海之氣不諳
折腰遂以官累今解官來長安策蹇逐塵蕭然索米
然風華不減爲賦花月之詩婉戀嫵媚幾奪柳七三
影之席異哉陳子之矧視世之嬰情好爵逐逐得失
者何啻天壤也陳子之詩可傳矣

華首門叙

雞足者滇之山而華首門又雞足之嶙峋者也揚子
走萬里探雞足又擇雞足之嶙峋者名其詩或曰楊
子尚白者流務奇好恠借華首以駭俗余謂不然夫
人不患無聰穎靈慧之資而患無磊落嶮崎之意往
往具異資者幼入庸師腐傳之手咕嗶釘釘之學沾
沾于課試棘屋營徊于寵辱得失攢眉于釜鐘豆區
其志卑卑不可以言詩卽有登仕版志得意滿者薰
染于脂膏紈袴競逐于權勢赫奕俯仰于貨貝子母
其志鄙鄙不可言詩凡此者皆見不出于流俗識不

外于闐闐自以爲駕錢劉而邁李杜究且土赤豕白
有識遺譏求一語之幾乎古不可得矣今楊子少負
穎異拔群之資具嶮崎歷落之氣有不可一世之才
又不得志于時日走四方交異人攬奇山水中州以
內猶以爲未足乃千萬里外攬夫雞足攀首以極目
中不經見之奇宜乎其浩浩落落發爲詩歌有不知
其奇而奇者豈真務奇好惟借華首以駭俗爲名高
者哉子長歷龍門碣石其文始縱橫如意杜甫經劍
門三峽其詩始奇創不窮楊子之華首亦若是而已
又何惟焉

雷簡叔詩序

芝城言詩者不數人議者以爲世俗耻言詩間有言
詩者輒遭羣吠致人有志斯道屢由是非毀譽中止
其言近似余獨以爲不然夫詩之爲道待人而行非
隨人可行者也根欲其靈趣欲其高心欲其清福欲
其厚而後能與詩臭味與詩終始使根不靈趣不高
心不清福不厚不但不作詩卽作詩必不能出語風
雅矣故凡真能詩者皆天之才也天之才肯輕與人
乎宜乎言詩者不數人言詩者不數人而後數人可
貴也所以世之耻言詩與言詩中止于是非毀譽者

是天地間最無關係人未有天地間有關係之人而
以是非毀譽爲進退者也余於友人雷簡叔驗之簡
叔芝城中人余來芝城與易無畫爲詩道起敝扶衰
人之耻與詈者爭至深至欲殺而簡叔獨不以衆議
喜與余輩遊一意爲詩忘食廢寢津津不倦每一詩
成簡叔若不自足必任余去取余偶拈數字卽深思
極慮務求其至而後已今觀其詩清新秀美真不讓
今時名士豈非根靈趣高心清福厚天予之才非是
非毀譽所能進退耶然則世之耻言詩與言詩中止
者不足恠也

